

老大

喻荣军 著

SHANGHAI DRAMATIC ARTS CENTRE
CLASSIC SCRIPTS

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经典剧作集10

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老大

喻荣军 著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• 北京 •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老大/喻荣军著. —北京: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 2015. 5

ISBN 978-7-300-21102-2

I. ①老… II. ①喻… III. ①话剧剧本-中国-当代 IV. ①I23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73632 号

老大

喻荣军 著

Laoda

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

邮政编码 100080

电 话 010-62511242 (总编室)

010-62511770 (质管部)

010-82501766 (邮购部)

010-62514148 (门市部)

010-62515195 (发行公司)

010-62515275 (盗版举报)

网 址 <http://www.crup.com.cn>

<http://www.ttrnet.com>(人大教研网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易丰印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规 格 140 mm×208 mm 32 开本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张 2.375

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字 数 55 000

定 价 25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海水是咸的
那是我们的泪
是鱼的
也是人的

——题记

作者介绍

喻荣军：剧作家。国家一级编剧。上海文广演艺集团副总裁。2000年至2014年已有近五十部话剧作品上演于国内外几十家剧院，并荣获国内外多项专业奖项。

创作作品：话剧《去年冬天》、《WWW.COM》、《天堂隔壁是疯人院》、《卡布其诺的咸味》、《谎言背后》、《香水》、《午夜的哈瓦那》、《人模狗样》、《活性炭》、《漂移》、《吁天》、《吁命》、《尴尬》、《暧昧》、《老大》等；改编作品《倾城之恋》、《1977》、《钢的琴》、《光荣日》、《推拿》和音乐剧《马路天使》；翻译改编作品《阴道独白》、《简·爱》、《洛丽塔》、音乐剧《I LOVE YOU》和芭蕾舞剧《简·爱》；戏曲作品《红楼梦像》、《情叹》。其中十五部作品已经被翻译成十多种语言在多国上演和出版，并有二十多部作品应邀参加国际性戏剧节演出。出版多部作品合集。

时 间：二十一世纪初；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。

地 点：渔村、船上、海上、梦里。

人 物：冯 国 良：男，六十多岁。渔民。曾经是兴祥号渔船上的老大。记忆时好时坏。已搬到城里，特别想回到以前居住过的渔村。

戚 瑞 云^①：女，十八岁左右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，宁波某越剧戏班子的花旦。

阿 兰^②：女，三十岁左右。原老鬼之妻，后为冯国良之妻。

冯 泉 海^③：男，四十多岁。现为舟山某乡的乡长。冯国良之子。

林 子 忠：男，六十多岁。渔民。曾经是兴祥号渔船上的尾多人^④。

林 子 章：男，五十多岁。渔民。曾经是兴祥号渔船上的老轨^⑤。

陈 阿 根：男，七十岁左右。渔民。曾经是兴祥号渔船上的头多人^⑥。

① 戚瑞云讲话可以有些浙江宁波的地方口音。

② 可由演戚瑞云的演员兼饰。

③ 可由演林子章的演员兼饰。

④ 尾多人：渔船上的大副。协助老大掌舵与管理。

⑤ 老轨：渔船上的轮机长。

⑥ 头多人：渔船头部负责抛锚收锚的水手。

小 戚 瑞 云^①：女，二十岁左右。现为宁波某乡下越剧戏班子的花旦。

年轻 冯 国 良：男，十八岁左右。当时高中毕业。

男 人^②：三十岁左右。代言一条雄性的大黄鱼。

林 阿 龙^③：男，五十岁左右。渔民。曾经是兴祥号渔船上老一辈的老大。

老 鬼^④：男，五十岁左右。渔民。曾经是兴祥号渔船上老一辈的老轨。

年轻 陈 阿 根：男，二十多岁。渔民。曾经是兴祥号渔船上的出网^⑤。

另有渔船上的伙计、伙计团小眯缝眼儿、鱼头团海嘴巴等。^⑥

① 可由演戚瑞云的演员兼饰。

② 可由演年轻冯国良的演员兼饰。

③ 可由演林子忠的演员兼饰。

④ 可由演林子章的演员兼饰。

⑤ 出网：渔船上负责撒网拉网的水手。

⑥ 伙计、伙计团、鱼头团：渔船上的水手、伙夫和负责剥鱼头的打杂工。

关于演员：可以一演多饰，也可以一角一饰，根据实际情况而定。

关于音乐：女声以越歌越调为基础，委婉哦嘤，抒情表达，似弦乐般轻柔舒缓，由表及里，丝丝入扣，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。男声以渔歌音调为基调，粗犷豪迈，气势浑厚，像交响乐般有着恢弘的主题，展现大海的宽广辽阔、深沉雄壮。

关于舞台：简洁明快，虚实结合。动静自如，组合紧凑。渔村的朴实，风暴的冲击，梦境的虚幻，心境的致远，都要能够非常自如地表达与转换。小船与大船的对比，现实与梦境的变化要清晰明了。



序幕 守梦

【幕启。

【雾蒙蒙的舞台。雾越来越浓。

【浓雾中，光圈漾开来。一只小船，似有似无地在雾气中隐现。

【船头，冯国良直立着。他的身后，林子忠坐在船边，隐隐约约显得模糊不清。船尾，陈阿根摇着桨。桨声清晰。

【冯国良提着一盏旧的马灯，立得笔直，灯影摇曳，落在他的脸上，他显得有些焦急。灯光把他们巨大的身影投在雾气中，有些狰狞而诡异。

【沉默，在雾气中积淀着。

【良久。冯国良转过身，越发地坚毅。船向舞台口靠近。

林子忠：老大，好大的雾啊。

冯国良：雾？这是那些推土机在村里扬起的土，搞得乌烟

瘴气的，一刻也不停。

林子忠：什么都看不见了。

冯国良：我们早就被困住了。

【静场，冯国良仔细地聆听着。

林子忠：听见了吗？老大！

冯国良：没有。

林子忠：不会有了，等，也是白等。（稍停）那些鱼不讲信用了。

冯国良：那是我们失约在先。

林子忠：老大，还记得那年我们去莲花山捕黄鱼吗？那天晚上，那雾，浓得跟鱼汤似的，对面都看不见人啊。

冯国良：十几条船围在一起，几十个人敲起了船梆，黄鱼都飞起来了。

林子忠：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的大黄鱼，全都噼里啪啦地掉在船板上，砸在身上，全是黄鱼！鱼眼睛都瞪得圆圆的，吓死人的。我们就把鱼往海里推，可鱼还是拼命往船上跳……

陈阿根：敲梆，敲梆，梆声把大海都震翻了，大黄鱼都没法待啊。

林子忠：有一条老大老大的大黄鱼，比人都长，浑身金灿灿的……

【舞台的背后，一条巨大的鱼影游过。

【沉默。桨声停了下来。远远地传来一阵轻快的类似蛙的叫声。冯国良倾听着。

冯国良：我听到了……我听到了黄鱼的叫声了。

陈阿根：是的，老大。

林子忠：哪儿呀，这是村里打钻机打钻的声音。

【沉默。不紧不慢的桨声。夹杂着阵阵打钻机发出的声音。

冯国良：（轻声地）可现在雾还在，水死了……鱼，等不到了。（摇着头）我们犯下的错，不能等它们上门来。阿根叔，回村。

林子忠：不不不，不能回村，说好的在海边转转，听听渔汛就回城的。阿根，回城。

冯国良：回村！等不到鱼，就回村！我要出趟海，把鱼给找回来。

林子忠：出海找鱼？

冯国良：是的。

林子忠：老大！

冯国良：回村！

林子忠：老大，泉海可不让我们回村。

冯国良：泉海是谁？

林子忠：老大，泉海——你儿子呀，我们乡长啊。

冯国良：他不是我儿子。阿根叔，回村。

陈阿根：哎，晓得咧！

【沉默。

林子忠：好，回村，回去看看。

【雾慢慢地散尽。很远的地方，灯塔若隐若现。
冯国良拿出支竹笛。

陈阿根：老大，看，灯塔。

冯国良：（苦笑着）看了一辈子，现在，也只能看两天了……

林子忠：（打岔）这雾，怪了，说散，就散了！啊！

【一轮明月在雾气中，似有似无地亮起来。

【舞台的后方，一个男人（年轻冯国良）出现在雾气中。

【冯国良吹起了竹笛。笛声悠然地响起来，声音在烟雾中起伏，诉不尽的失落与忧伤。

【暗场。



第一场 寻梦

【黑暗中。随着打钻机突突的噪声，灯光起。

【破落的渔家小院。一个普通的天井，右边是进门，左边是靠屋的檐廊，有门进客厅，门的左右有大的窗户，早已破旧，连玻璃都已经拆了去，可以看到黑洞洞的屋里和客厅。院里有几只小竹椅和一张破旧的矮桌，有从屋檐处伸出沿着砖墙而下的接水管，下接蓄水池与洗衣的水槽，水井在院子一侧。一株柚子树长得很茂盛，因为长年抵抗海风而倾向一面，迎风的一面挺拔直立，上面挂着一个大的铜钟。一根晾衣绳横拉过院子上空，几串早已晒干的玉米吊在上面。走廊的尽头，靠舞台纵深处堆放着一些柴火。墙根的旁边，一台推土机显得很刺眼。

【一只破旧的木船半截埋在沙里，冯国良默默地躺坐在破船里。一只破旧的大帆布包放在船边。

【冯泉海急急地边打着电话边跑上场。

冯 泉 海：我知道了，你们先开会，我最迟十分钟后就到。

【冯泉海到处寻找父亲，冯国良披着雨衣躺在船里。

冯 泉 海：爸？爸！……您在这儿啊！

【冯国良从腰下拿出只铜铃，摇了摇。铃声清脆。
冯泉海找到了父亲。

冯 国 良：乡长大人，你给我挂了个铃，只要铃一响，我就逃不掉了啊。

冯 泉 海：爸，过半小时，您跟我一起回城，回家！

冯 国 良：回家？这里就是我的家……

冯 泉 海：爸，你昨晚还没吃药吧？（递给冯国良药瓶）爸，你干吗非要回来？

冯 国 良：再不回来，家就没了。我回家看看，怎么啦！（打钻机的噪音停了，发怒地）你听听，听听，开发开发，活生生把一个好好的渔场弄成一个澡堂子。

冯 泉 海：是浴场，爸！是大浴场。

冯 国 良：是一回事。

冯 泉 海：爸！给您解释过好多次了……请父亲大人过目！

【冯泉海从随身的包里翻出一叠规划图，给冯国良展示着。林子忠远远地看着。

冯 泉 海：爸！我们要把这里建成沿海最大的休闲度假中心SPA嘉年华！

冯 国 良：死吧，真好听。

冯 泉 海：这可是大势所趋。

冯 国 良：大势所趋？不就是为了几个钱吗！？为了钱，你

们可是什么都干得出来！毁村！毁岛！又要毁海！

冯 泉 海：爸，你要相信我，我是渔民的孩子，我怎么会呢。

冯 国 良：渔民的孩子，都出不了海，哪里还是渔民的孩子？出不了海，就是孬种。（摇着铃）我现在也是——孬种！

冯 泉 海：爸，你身体不好，您不能——

冯 国 良：我知道我有病，老年痴呆，但我心里明白，清楚！我还知道，有人痴了，有人疯了！

【林子忠跑过来。

林 子 忠：老大，乡长也不容易，乡里要发展，他也是为了大家！

冯 国 良：这里没你的事，和事佬。

【冯国良站起来，他觉得有些冷，披上外套。

冯 泉 海：爸，您老何苦非要守在这儿呢？明天就要举行动工仪式了。

冯 国 良：动工？动工？望夫崖碍你们什么事了？

冯 泉 海：爸，望夫崖风景最好，开发商也最看重那里，再说了，这里早就没有航线了，灯塔早就不需要了。

冯 国 良：望夫崖埋着你的祖宗、先人。

冯 泉 海：爸！我们只是把望夫崖上的坟给迁了，望夫崖会好好的，我保证，爸！

冯 国 良：我也不是你爸。

冯 泉 海：爸。

【冯国良躺回到小船上，不理冯泉海。林子忠冲

着冯泉海摆摆手。

林子忠：泉海，你也没错，你爸也没错。你先回去，啊，这里有我和你阿根伯呢。

冯泉海：子忠叔，阿根伯，明天一早这里就要爆破了。今天请你们无论如何都要把我爸劝回去，免得明天他亲眼看着又要再受什么刺激。拜托，拜托。

林子忠：行，我的乡长，你去忙，老大没事的。

【冯泉海收拾着包。

冯泉海：爸，我……先走了。

【冯泉海看着林子忠，林子忠示意他可以放心地离开。

冯国良：走，走吧。

林子忠：走吧。

冯国良：（突然）泉海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

冯泉海：爸？噢，今天晚上，最迟明天一早——

冯国良：好，我等着！

冯泉海：爸！？你……

【冯国良扭过头去，冯泉海不安地退下。

【静场。

林子忠：老大，泉海真的很难，你也要体谅他。

【林子忠走过去，想要拿那只帆布包。

冯国良：你别碰它。

林子忠：（放下帆布包）什么东西这么金贵啊！

【冯国良弯腰打开身边的拖网，摊开来。

林子忠：哎呀，老大，都折腾了一辈子，你还弄它干什

么啊！

冯 国 良：翻开晒晒，要不，会发霉烂掉的。

林 子 忠：好好，晒晒。

【林子忠帮着冯国良晒着网。

冯 国 良：这网还可以晒，这人老了，却只能霉掉，烂掉了。

林 子 忠：老大，现在这些事情啊，你还管那么多干吗？我们惹不起，还躲不起吗？咱们一辈子只能靠海吃饭，现在海里没鱼了，他们只能卖这卖那的……

冯 国 良：你是谁啊？

【林子忠与陈阿根面面相觑。冯国良笑起来。

冯 国 良：我没犯病。我老了，不中用了。要是我没得这个病……这狗日的病医生说叫什么来着？

林 子 忠：阿尔兹海默症。

冯 国 良：海什么？

林 子 忠：海默症。

冯 国 良：真是邪门了，得个病也跟海有关系。说白了，就是老年痴呆。

陈 阿 根：哎，国良，医生说了，不一样。你是想得太多了。

冯 国 良：（跳起来，冲着陈阿根）一样的。（感到内疚，缓和点儿）我真是……越来越不济事了，没用了。这小岛也废了。

林 子 忠：哎呀，小岛也真不方便，谁不愿意住城里呀？

冯 国 良：城里，城里，城里就是一只蟹笼子。人啊，就像那一只只的螃蟹，螃蟹爬进了蟹笼子里，钻进去，他就出不来了。

林 子 忠：对，大家都想钻进去，没有愿意出来的。时代不